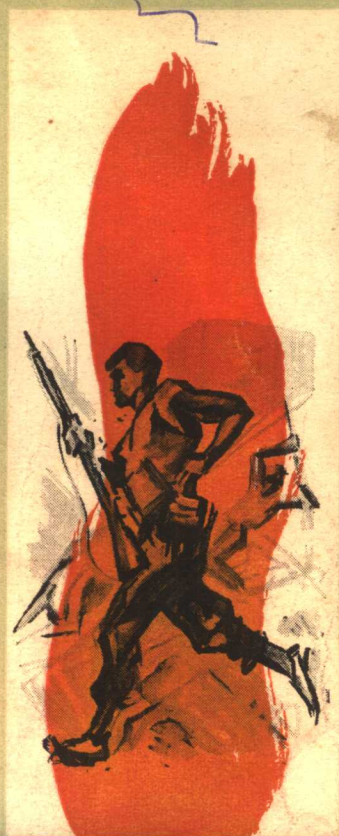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太陽門

西蒙妮·戴丽著

周文燕 李雄飞译

太 陽 門

〔法国〕 西蒙妮·戴丽著

周文蒸 李雄飞译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Simone Téry
LA PORTE DU SOLEIL

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, Paris, 1947.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812 字数 355,000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¹³/₁₆ 插页 2

1955年3月北京第1版 195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6000 册

定价 (C) 1.50 元

1

若瑟特是为了寻死才到西班牙去的。

巴黎的道尔赛车站並不像死亡之門。那是一个庄重可爱的车站——高尚人們的车站。若瑟特来到車站的时候，看見塞納河的水波上面点綴着都市的灯光，这和郊外黑暗的自杀者的塞納河完全不同。它緩緩地夾在点綴着花园和塑像的兩岸之間，以庄严而又秀丽的姿态从那些幽美的桥樑下面流过，彷彿它知道自己是文明都市的裝飾物似的。

柔美的光亮透过車站上的大玻璃窗，照遍了站台。肩膀上扛着滑雪板，穿着运动服裝和大皮鞋的青年們从出租的汽車上跳了下来。穿着礼服和晚裝的男男女女，由轉門走进道尔赛宮大飯店。吃晚飯的客人坐在摆着鮮花的桌子前面，侍者弯着腰恭恭敬敬地在記着客人們点的菜的品种。

若瑟特·弗洛蘭以痛苦的心情望着这种幸福生活的景象。忽然間她決定坐三等車。她一生还没有坐过三等車呢。难道去寻死的人还要坐臥車么？是不是在走上冒險的途徑之前应当預先鍛鍊一下她軟弱的身体？她以委曲吃苦的精神买了一張三等車票。

“是坐哪趟車？”拿着若瑟特的兩個皮箱的搬运夫問。

“开往西班牙的車。”她回答說。

搬运夫半轉着身，用眼梢瞟了一下那个面帶倦容、身材苗条而漂亮的若瑟特。

“哪个西班牙？”他問。

“怎么，哪个西班牙？”

“到昂达意还是到賽尔貝尔去呢？”搬运夫郑重地又問。

“到都魯士去，”她說，“我要到那里去坐开往瓦稜西亞的飞机。”

搬运夫臉上的神气忽然变得和藹了。他微微地笑着。

“瓦稜西亞，”他重說一遍。“应当早說呀。那么，这是七点四十五分的車。你沒有别的行李嗎？”

“干什么用？”

“对的。你有車票沒有？几等車？”

“三等。”

搬运夫猛然地拉了一下若瑟特的胳膊。

“小心！你險些兒被推行李的車軋着。”

“因为我的眼睛稍稍有点近視。”若瑟特道歉地說。

“不过，到了那边可应当睜开眼睛啊。”搬运夫說，“据說那边是有炮彈的。”

“是的，有炮彈，”若瑟特低声說，好像是說給自己听似的。

“炮彈……”

“我替你到前几节車廂里找一个好的座位，在那兒你不至於被人打擾。”

若瑟特对他这样嘮叨多話有些听不慣。她想大概是因为她买的是三等車票，所以他才敢这样嘮叨。她恨不得叫这个人別說話，不要扰乱她。但搬运夫並沒有感觉到这个青年女子因为厭

煩而默不作聲。

他走下了台階以後又問：“那麼，那兒情況還好麼？”

“那兒，哪兒啊？”

“西班牙呀，哪兒！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但願這樣。”她不耐煩地說。

“我，我相信那兒的情況是好的，”搬運夫說。“證據是，他們想用全力拿下馬德里。但是一直沒有到手！”

在一間空的小間里，他替她在角落上選定了一個順着行車方向的座位。

“你要一個枕頭，一條毯子嗎？”

“你想，用得着嗎？”若瑟特心不在焉地說。

“當然嘍，樂得享受享受，來吧！那兒可是……。給我點錢，我替你去拿。”

一會兒，他兩只胳膊夾着東西回來了。

“給你這些東西！我替你吧靠過道的門帘拉上。我會關照我的伙友，別叫別人來打擾你。”

若瑟特伸手要給他一點小費。

“不，別開玩笑，”搬運夫說，“這可不好啊！到西班牙去的人！”

若瑟特對這樣的客氣，一點也不明白。

“我謝謝你，”她不好意思地說。

“這沒有什麼，”搬運夫說，“唉，一路平安，我的小姑娘，祝你好成功！告訴他們，那兒……告訴他們……我們和他們是站在一道的。”

若瑟特挺着脖子，把頭靠在硬隔板上，閉上眼睛。她什麼事也不願意想了。她的眼皮腫的挺大而且有些發紫。她一雙瘦得

似乎能透亮光的手，伸直了，平摆在膝盖上。若瑟特·弗洛蘭的伤感的面容，黄里透亮，线条柔和，以致显得十分脆弱。一头挺厚的像挪威人的金黄色头发，照老式样编成辮子圍繞着她的小臉。在去年，使她常常要把头揚起来，显得嫵媚自若的过重的辮子，現在却使得她有些不自在，像一枝过重的麦穗一样垂下了头。

这副还没有受过脂粉的侵蝕的嬌嫩的面孔，显得这样的孩子气，这样軟弱無力，引起人对她有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感觉。人們不可能馬上看出她小小的头腦是頑强的，也看不出若瑟特从不修整的濃而散乱的眉毛，也注意不到和她的臉形不太相称的表示意志坚强的下頰。

青年姑娘的櫻桃小嘴一向是鼓得圓圓的，像小孩要哭的样子。但是現在她却使勁地抿着嘴，这就使她臉上显出一种痛苦的神情。她的眼淚已經流够了。她的痛苦已經超过流淚的程度了。

“安德烈！”这个名字好像是从她心坎里發出来的呼聲。“安德烈！为什么你遺棄了我？”眼淚已經要从眼里湧出来了，但她压制住她的痛苦。她不願意哭。她竭力保持鎮靜。她覺得輕飄飄的軟弱無力。她好像只是一个空虛而沒有靈魂的軀体。“我是孤單的。沒有人比我再孤單了。”一陣难过湧上心头，好像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小孩子一样。“沒有一个朋友。也好。我誰也不要。現在我要去死。”

她回忆起一副富有諷刺的、温和可亲的面貌。这个面貌竟这样清楚，就如同在巴黎大学大講堂里第一天看見他那样。当时她心里就喜欢得冲动起来。她問：“这是誰呀？”——“这是安德烈·拉尔伯，——拉尔伯銀行大名鼎鼎老板的兒子呀！怎么你会不認識他？”

对啦，她好像早就認識他了。別人都羨慕他，这是自然的：

他比哪一个都有錢，都出風頭。但是她和他却馬上結成了良伴。他們彷彿記得以前曾經一同在公园里、海灘上游玩过。当他向人介紹她的時候，他說：“若瑟特·弗洛蘭小姐，我小时候的朋友。我們曾在一起捉弄过老师。”他們是这样亲密，所以常常躲开大家在一起說笑。他們彼此了解得这样清楚、这样深刻，所以用不着拿話来解釋了。他們相对一看一笑，便心心相印。以致於他們常常異口同声地說出一样的話来，有时候一个剛說了上半句，那个就接下半句。一个剛表达出来一点意思，那个就帶頑皮的一本正經地嚷着說：“我早就要这样說了！”

他的举动尽管謹慎安詳，但是仍然能够压服众人。他是多么有自信心啊！他做什么都能成功。他总是考第一名。他說起話来总是从容不迫，他並不故意提高声音，可是無形中讓人感到声音的尖銳，所以大家都服从他的話。

“安德烈！我还是只想爱你，你知道，我已經不恨你了。你好像和以前一样就在我的身旁呀！我彷彿又和你重見了。我不願意离开你，所以我要去死。好像你早就死了，我要找你去。好像你已經走在前面，等我去作最后一次相会。如果我決定活下去，也許和别人一样，会把你忘掉了。但是我不願意这样做，就彷彿你在那兒呢，你等着我呢。”

若瑟特的幻想被火車过道里爭吵的声音打断。靠过道的門猛然地被拉开了，一个肥胖的妇人突然出現在她眼前。

“这个小間是有人包了嗎？”她不客气的問若瑟特。

“沒有，太太！”若瑟特吓了一跳，回答說。

“怎么样，我說對了吧！你瞧，搬运夫！剛才你是胡說八道！”

“我以为，太太……。人家跟我这样說的……。”

“誰和你說的？我要向鐵路局去檢舉，先說，为什么把門帘

拉上？这是章程所不許的。”

“不是我把它拉上的，太太，”若瑟特冷淡地說。“不管怎样，我請你原諒吧。”

这个胖太太看到若瑟特的打扮和行李都很講究，再加上她的凜然有禮的态度，因此覺得有些侷促不安。

“这没有什么，小姐，”她和顏悅色地說。“当然，我不是对你。是对那些人……。”

她給了搬运夫一点小費。

“还差三个法郎呢！”他說。

“怎么，三个法郎？”

“照工会定价，每件行李要兩個法郎。”

“工会定价！这未免太利害了吧！”

“我沒有工夫跟你爭論，”搬运夫說。“定价，就是定价。”

“喂，拿去吧，你的三个法郎！”胖太太怒冲冲地說。“胡說八道，什么三个法郎！你放心吧，决不能永远这样下去！总有一天得讓你們屈服的，嘴！这一羣流氓！工会定价！”

搬运夫早已走了，胖太太还在那里嘮叨不休。

“这些人認为什么都得由着他們！他們自以为是主人翁！你看这都是他們搞的——他們的人民陣綫！这是他們的本質。”

“既然按規章不准拉上門帘，”若瑟特打断她的話說，“我們再把它拉开好了。”

“绝对不是，小姐，”胖太太惊慌地說，“你想哪能这样！至少讓我們兩人也可以来享受享受。”她笑着說，表示要把若瑟特当作心腹。

“对不起，太太，”若瑟特干脆地說。“剛才你自己說的，你說的對：既然有規章，我們就应当遵守。”

說完話，她挺堅定地把門帘拉开。隨後她一言不發，回到小間的那一角落上坐下。

“你看，這真是一位挺講理的小姑娘。”她帶着微微的諛笑說。

若瑟特一聲不響，閉上了眼睛。

“你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嗎？小姐！”

“到都魯士去！”她不高兴地回答說。

“聽說這是一個挺美的城市。當然嘍，那里只能算得是一種外省的風光。但是至少人們在那里吃的倒很講究。”

若瑟特不願意跟她搭話。

“你是不是有點不舒服，小姐？”

“我頭痛的利害。”

“頭痛有時候真難過。也許你有點怕光吧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你要一片阿司匹靈嗎？我出門總把這種藥帶在身邊的。”

“太太，我謝謝你，”若瑟特厭倦地說，“只要讓我清靜點就行了。”

胖太太終於感覺扫興，只好埋頭閱讀“日報”。

忽然間，若瑟特彷彿聽到安德烈帶諷刺的語聲對她說：“你不是和我屬於同一個世界，我親愛的！”這句話從她心里突然爆發，使它又一次燃燒起來：同一個世界……，不屬於同一個世界……。在這個太太插進來以前，她是挺安靜的，愛情像喝了酒一樣，使她覺得溫暖。現在呢……現在殘酷的一幕又在她的腦海里反映出來。

安德烈原來已經準備參加外交官大會考。他說：他對銀行不感興趣。因為銀行總帶些櫃檯氣味，他討厭總是想到錢的事。

他願意作外交官。若瑟特贊成他的計劃，崇拜他追求自由的精神和廉潔思想。

有时她自問：为什么在他們倆之間还没有談到結婚問題。不用說，是为了不好意思，那是很自然的。她回想到很早以前有这么一天，她火热而不安的用眼睛注視着安德烈。安德烈接着說：“对的，这当然是个問題！”

“什么当然呀？”

“当然，我是爱你的！我可以不可以問問你：你也爱我嗎，我？”

又有这么一天，他嚷着說：“我，我如果没有你，我一生还能作什么呢？你，如果安德烈沒有若瑟特？或者若瑟特沒有安德烈？你想想看……。”他們倆，兩年沒有分离。在課余的时间，他們一同去喝茶，一同去參觀展覽会，一同到盧森堡公园去散步。而且多少次，在星期日他們同坐着安德烈的飞快的汽車去游玩。人們在多少个飯店和“旅館”里看見过他們！安德烈还没有把她介紹給他的家庭，無疑的，只是因为可以更好地保守他們的祕密，他們青春时代的自由。家庭是多么麻煩呀。她自己也从来没有对她的父亲提过安德烈。不止一次，安德烈曾經吻过她，拥抱过她。这不是一种証据嗎，这样？在他考完以后，他們就会結婚的，誰能不相信呢？

自然嘍，他高高地考中了，像往年一样，他和他的家庭，到北里高別墅中去度假。他临别的时候向她說：“回来的时候，若瑟特，会有新鮮的事情！”她当时就明白了。

若瑟特在她父亲剛死后，独自一人在聖馬罗地方的一个旅館里度过她的暑期。她和誰也不見面。並不是因为守孝。是为了安德烈。她要度过两个月帶着热情的隐居生活，时时刻刻都在欢欣地等待着惊人的好消息。

安德烈的来信里，起初和往日一样，是表示快乐的；但后来，突然就变得反常了，接着又露出为难的意思来。最后，痛苦的消息传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于她只剩下痛苦、失望，以至於絕望了。若瑟特憂慮起来。他好像不会这样的呀。难道他对她的爱情会有問題嗎？她紧接着給他写了許多充滿热情的信。然而安德烈一字也不答复。因此若瑟特便心慌意乱起来。她想着也許他病了，死了。因此她給他打电报。回电很簡略：“健康。別来信，面談，愛，安德烈。”

若瑟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，所以暑期未完就回到了巴黎。她像受伤的動物一样，从此埋头不出家門。好容易安德烈来了，他气色清朗，臉龐被野風吹的紅紅的。他彷彿沒有注意到若瑟特的容顏憔悴，絲毫不問她的假期生活情况。他挺安靜地在一個椅子上坐下。若瑟特喘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安德烈略為低下了頭，說：

“若瑟特，”他挺嚴肅地說。“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訴你。我過了一個挺傷心的夏天。你從我的信里，從我後來又不寫信的這件事上，你就該明白了。”

但從他安靜而健康的神氣看來，却看出他說的話並不是真話。

“那末，究竟你有了什麼事？”她結結巴巴地問。

“我的良心經過一次，在我一生中最殘酷的考驗。我曾經有過一種幻想，你應當知道是哪一種：就是我們共同的幻想。但是我和我家里一提到我要和你結婚的意思，我所顧慮的情形果然發生了：全家都大吵大嚷起來。”

“是不是你家里不讓你結婚？”

“跟你不行，他們正式的反對這件事。”

“跟我！他們从来没有看見过我。我对他們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当然，絲毫沒有。他們所听到的關於你的一切，全是挺好的，他們並沒有再去打听。問題不在你，若瑟特。而是一个原則性的問題。”

“原則性的？我不懂。”她驚訝地說。

“說起來很微妙，”安德烈沉默了一会說。“你自己应当會明白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若瑟特生硬地又說。

“我們要知道，若瑟特，我們在我們自己的世界里生活了三年——不是实际的，而是天真的世界。我們曾經脫離了現實生活。”

她用表示疑問的眼睛盯着他。

“是啊，若瑟特，应当認識真正的世界——現實的世界。它是無情的，它是容易打破的。”

“那末，我还是喜欢我們的世界……。”若瑟特又結結巴巴地說。

“是的，但是真正的世界里，有它必要的習慣法則，也有它不得不遵守的傳統規矩。”

若瑟特搓着手，兩鬢汗珠直流。

“为了上帝的愛，”她嘆了口氣說，“你可別跟我繞彎啊。”

“我希望你不要逼得我太利害，使我顯得是一個狠心人。但是既然一定要我說出來……。我是屬於，你也知道，若瑟特，在法國最受人尊敬的家族之一，他們對自己的勢力、优越地位、傳統聲望是無比地自豪的……。”

“二百家族之一啊！”若瑟特故意狠狠地說，她第一次用這種在羣眾大會里才用的辭句，

“对的。”

“那末怎么样呢？”

“怎么样啊，若瑟特，你和我，我們不屬於同一个世界。”

“不屬於同一个世界！”若瑟特紅着臉，怒冲冲地嚷起来。“可是我觉得，我的家庭和你的家庭一样是受人尊敬的！我的父亲是法国最有名的外科医师之一。我有理由因为他而感觉骄傲，而且我是以他自豪的！”

“你这个想法是光荣的。但是你要明白，若瑟特，在某些社会里，除非在有病人的时候，你的父亲是不会受人接待的。”

“依你說，拿他比作一个售貨商人看待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要开玩笑，这样就太無味了。”

“不屬於同一个世界，”若瑟特又說。“我一直在想，你和我，我們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的，这个世界是有树木，有土地，有太陽的世界！”

“我也还是这样想呢，若瑟特。”

“那末，你和你的家里說了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和家里也是这样說的，并且还說尽了千千万万的話。你曉得我曾經用全力來說服他們。我和他們辯論，爭吵，講理，恳求，甚至於威吓，用尽种种方法来斗争。特別是我父亲，他無論如何不肯屈服。吓！这是一种特殊的性格，像他那样的人才会有那样大的事業。”

“那末，你讓步了嗎？”若瑟特低声地問，声音突然变得微弱而且帶些温和意味。

“你說有什么办法呢，亲爱的，他們的力量比我大的多，我父亲拿不給我生活費，取消我的繼承权来威胁我。在几个月后，我就要被委派为大使館的隨員。我有我的前途，有对我家庭的責

任，对我自己的責任，尤其是，若瑟特……對於你。”

“你讓步了嗎……？”若瑟特好像說給自己听似的低声又問。

“你想想看，若瑟特，一个未来的大使沒有錢，沒有社会关系，讓人看不起，我們豈不是要弄得很苦惱嗎。”

“那末，我們的爱情呢？”若瑟特問，声音变的異常突出。

“我也很深刻的考虑过这件事，你也可以想得到。我們純潔的爱情是甜美無比的——是一种初恋的純潔爱情。但是，若瑟特，我們究竟应不应该和幼年时代的朋友結婚呢？所有这些，在我們之間，留着最清楚、最甜美的紀念，这是我可以肯定的。咳，你想像不到，將來你会很快的忘掉我。不久的將來，我会听见你遇到了你終身的爱侶……。”

听到这里，若瑟特挺身站了起来，直着脖子，眼里閃出怒火。

“你真是个懦夫！”她用粗啞的嗓音嚷着。

安德烈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，他的臉色也变白了。

“懦夫！”她又大声喊叫。“你只是一个沒有骨头的东西，一个卑鄙無恥的小人。倚仗父亲势力，沒出息的兒子，人們想的真对，你果真是这么一个东西！我会和这样一个东西結婚嗎——这样一个貪狠無用的人，这样一个紈袴子弟，这样一个下流的东西？我瞧不起你，你听见嗎？是我瞧不起你！我不但瞧不起你，我还恨你。給我出去，我永生永世不要再看見你了。我一想起来这些年来，我爱过一个沒有人格的人，真使我噁心，噁心！我根本要把这样一个無恥的人，忘得干干淨淨。出去！”

她把門开开。他呢，搭拉着肩膀，被罵的直不起腰来，一言不發地走了出去。若瑟特在他出去以后，把門砰的一声关上，用力这样的猛，使得全屋都震响了。

“等我死了以后，你就明白了。”若瑟特閉着眼，坐在車廂的

角上幻想着。“为了报仇雪恨我一定要去死。到那时候，你一定要后悔的。蠢东西，你一定会想，你怎么会爱过这样一个女人。你要知道，在世界上，只有我是真为了你的。你将要变成一个孤单的人，永远的孤单，孤单的無依無靠，像我今天一样的孤单。到那时候，我已經死了，你后悔也晚了。哟，火車动了……我都没感觉到車已經开了……。”車沉悶地……。緩緩地开动了……。“你看，去死是多么容易呀……。”

“不屬於同一个世界…… 我們不屬於同一个世界……。”若瑟特一再重复地說。“不屬於同一个世界…… 不屬於同一个世界……。”

她按着行車步調的音节，不停地叨唸这些纏綿的辞句。但是这些辞句，一会儿就在空中消失了；列車开进了奥斯特尔里次車站。

一个奇怪的人物鑽进了这个小間来。此人，肩膀瘦削，穿着一身黑，帶着鋼絲边的夾鼻眼鏡和一条硬領。他恭恭敬敬地向女士們行了礼，在若瑟特的对面坐下，他用手把硬領向前拉了一下，抬起下頰，使他脖子松动一些，头靠着椅背，就不动了。他像一只可怜的烏鴉。

車开动的时候，小間的門挺响地被拉开了。穿黑衣服的人吓了一跳，用手扶了扶他的夾鼻眼鏡。

“可以进来嗎？”又有一个新来的人高声問。

“当然可以，先生。”帶夾鼻眼鏡的人慌忙地說。

“敬礼，同伴。”那个人挺快乐地說。

他把一个装得鼓鼓的爬山用的背包放在網架上面，在那帶着蔑視神气的胖太太对面坐下。她撇着嘴，瞅着这个穿皮茄克，平民階級服裝的人。若瑟特始終閉着眼睛。

“把窗戶打开一点，你們觉得怎么样？”新来的人帶着乡下口音問。“这兒太悶气了。”

“打开吧，先生，随你吧。”那个穿黑衣服的旅客回答說。

那个人把玻璃窗拉开。一陣冷風吹进了車廂，並且帶來几点二月里的蒙蒙的細雨。

“喲，有水。”他說。

“陰沉沉的天空，凄惨惨的天气。”像烏鴉似的人帶着悲戚的声音說。

“这样可以叫我們涼爽些，你也許会觉得奇怪，我，我喜欢下雨，也許是因为我的职业的关系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我是干土木工程的。”

“干土木工程的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土木工程队小队長。我的名字叫乔治·顧堂，我是永远快活的。”

“我向你致敬，”那个人說。

他对对方的这些举动表示了颇为不滿的意思。

“我呢，”为了礼貌而穿黑衣服的人又說，“我姓穆雷，穆雷先生，我的名字叫沙都尔南。”

乔治·顧堂坐在若瑟特一边，面对着像黑烏鴉的人。

“什么穆雷？”他問。

“沙都尔南·穆雷。”

“真的嗎！”

“你別笑，先生，这没有什么可笑。这都是作父母的过錯。給一个孩子起这样一个名字，是为了一生容易記住它。”

“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”乔治·顧堂高兴地嚷着說，“沙都尔南，这个名字倒是挺好玩。这样一个名字一听馬上会使人